

一场音乐会解锁艺术的全新打开方式

当交响乐遇上健身操



音乐会现场,刘畊宏(右)带领大家跳健身操。

间隙中对同伴说,“气氛到位了,胳膊腿自己就想动。”

俞璐将这场实验形容为“开门迎客”,“就像一家五星级酒店,不能先打量客人穿什么才决定让不让进。得先开门,让人进来‘试菜’。”

这道门,不仅是音乐厅物理的大门,更是横亘在高雅艺术与普通观众之间的心理门槛。长期以来,交响乐被赋予了一种需要艺术修养、知识储备才能欣赏的“神圣性”,这种无形压力让许多人望而却步。而俞璐想做的,是一次“去神圣化”的尝试——将艺术从高高在上的殿堂,请回人来往的街道。

“这不应该找周杰伦吗?”

接到俞璐发来的合作邀请时,刘畊宏有些一头雾水。在他的印象中,与他所身处的娱乐圈不同,交响乐是庄重的、严肃的。而他的健身直播间,是汗水、呐喊,即时的点赞互动和躁动的双巴掌。

两者之间,似乎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壁垒,一道经年累月筑起的高墙。

墙的另一边,古典音乐像一台精美却日渐蒙尘的电话座机。“产品本身经典而伟大,如贝多芬、莫扎特的经典曲目,无人超越,但已经200多年没有迭代了。”俞璐想要摆脱古典乐的刻板印象,他尝试把自己当作一位“产品经理”,将优化“用户体验”放在重要位置。

交响乐的恢弘乐章中饱含情绪爆发力,远比一段简单的电子节拍丰富。然而,传统交响音乐会的形式,将这种力量禁锢在了座椅之上。俞璐想做的,是“让交响乐动起来”,让旋律从耳朵钻进四肢百骸。

而这与刘畊宏的理念不谋而合。“我所有的做法就是要推动全民健身,想鼓励大家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。”他说,“这

是跟我俞璐共同的期待,希望让听交响乐的朋友或者想健身的朋友有一个超乎想象的体验,毕竟目前没有人试过将交响乐与健身结合在一起。”

不打折扣的松弛

艺术的可能性,正在无限延展。

不过,把交响乐与健身操结合,并不是把几段热歌和几套动作简单叠加那么容易。

在演出设计之初,难题来自“节奏”。“毕竟,跳操对我来讲,最重要的是动作要跟音乐结合。”刘畊宏说。以往健身操的配乐几乎清一色是流行音乐,段落短、节奏稳定,拍点清晰、速度恒定,容易跟跳。而交响乐的乐章结构更为复杂,段落多、长,节奏层次丰富。

于是,他跟俞璐讨着,选择了一些情绪高昂、节奏感强的交响乐段落来编排动作。考虑到音乐厅内观众在座椅前

的活动空间有限,刘畊宏特意以肩颈、手臂等上半身为主,设计了小幅度的动作,既符合音乐的调性,又能让大家在安全、舒适的前提下,感受到运动的快乐。

最大的挑战,来自于演出形式的彻底颠覆。当《运动员进行曲》响起,台上的乐手,站了起来,跑到舞台前方,一起跳操。这样的改变最初让一些乐手感到很不适应。因为站起来之后,收音的位置跟坐着时不一样了,调音变得非常辛苦。前期,乐团在调音的部分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问和心血。再者,与以往的庄严肃穆不同,这需要乐手在演奏过程中,更加“松弛”。

这种“松弛”并非降低艺术标准。俞璐将这种形式总结为“守正创新”,“正是艺术质量,所有曲目都是正经的交响乐作品,演奏水准不打折扣,‘创新’是呈现方式,让它更贴近当代人的生活体验。”

长久以来,交响乐被认为是高高在上的、听不懂的音乐,而嘉兴大潮爱乐乐团

正是想打破这种认知。2025年11月16日,乐团举行首演,将首场音乐会的部分门票赠送给了海宁市快递小哥、环卫工人和工人代表等一线劳动者。“艺术不应该只属于穿西装进音乐厅的人。”俞璐说。

俞璐认为,古典音乐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大城市,而盐官古城提供了另一种可能,让音乐和潮水、古街、生活融在一起,是一次让音乐走近更多人、走进日常生活探索。

刘畊宏也分享了他的观察:“很多人把运动与减肥、吃水煮鸡胸肉和花椰菜的苦日子联系在一起,但运动的本质应该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,是快乐的。”

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跨界,改变这两种固化认知:让不爱运动的人发现运动的乐趣,让不听交响乐的人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。

可向往的跨界未来

这场实验的成果如何,现场观众的反应是最好的答案。

“以前我来音乐厅听交响乐,最享受的是它的厚重感。完全没想过它还能和健身融合得这么‘丝滑’。”演出结束后,来自海宁的周女士仍然意犹未尽,她突然发现,高雅原来可以很热血,健康也变得有艺术。

音乐会终了,汗水与掌声交织。但狂欢过后,追问随之而来:这是一场绚丽的流量烟花,还是指向了一个可向往的文化未来?

这场交响乐与健身操的合奏,像是一次证明——公共文化服务正在从“我们提供什么,观众接受什么”向“观众需要什么,我们创造什么”转变。

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、苏州交响乐团团长陈光宪也在场跨界音乐会现场,他的观点颇具启发:“观众的审美是与时俱进的,这场跨界尝试是古老的交响乐今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有益探索。”在他看来,文化与艺术创作不能孤芳自赏,重要的是要满足观众的需求,做观众喜闻乐见的创作。

事实上,这种破壁融合并非个例,也远不止在音乐领域发生。前不久,杭州越剧传习院副院长、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徐铭在浙江省两会上提到,浙江地方传统频频在舞台上绽放出融合创新的光彩,传统戏曲也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时尚表达。

走进驼铃声混着风沙呼啸的大漠江湖般的剧场,沉浸地坐在“龙门客栈”里观看一场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;回味一段经典故事《三打白骨精》,却想不到能在京剧的舞台上看到街舞、杂技表演,还能看到无人机模拟的“悟空变蜜蜂”,惊喜连连。近年来,传统戏曲也正在“新大众化”,受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和喜爱。

从西湖边的盲盒音乐会,到德清古镇的“村K”擂台;从温州泰顺的文创市集,到金华浦江遍布城乡的美术馆;还有各类互动式话剧、沉浸式展览……“文艺+”浪潮正以全新的吸引力渗透生活。以往相对隔离的文学、音乐、舞台表演等不同文艺门类破壁重组、跨界融合,延伸出绵长的文艺创意链,让小众艺术走向大众,让文化服务触手可及。这种跨界的本质,是文艺生态的重构,是经典在当代语境的新生。

音乐厅内的汗渍会干,手机拍摄的视频会淹没在信息流中。这场跨界合作的价值,不在于创造了多少流量,吸引了多少关注,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,艺术与生活的边界,高雅与大众的藩篱,本就不是铜墙铁壁。它更像潮水冲刷下的沙堤,看似有形,却在每一次真诚的碰撞与交融中,被重塑、被拓宽。

音乐会现场。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在竹子的故乡,开一座玩竹博物馆——

郭航:一根竹子的“七十二变”

艺人艺语

用更现代的方式表达传统竹材料,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竹,爱上这方竹林。



左图:郭航与其团队作品“竹鲲”。右图:竹编水滤。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演“杀伐果断”的角色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据,郭航和同学们在古籍中找到了竹枪的特殊制作方法:将竹子劈开,在内部安装木芯后,再次拼合在一起,并在表面裹以大漆。这样制作的枪杆,既充分利用了竹子的弹性,又足够坚硬,将竹材料的韧性与强度发挥到极致,能够在战场上使用。

郭航告诉我们,竹子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“在地性”。竹子通常生长在南方,一旦运到北方,便容易干燥开裂。“这种材料最好就在当地使用,所以我来到了南方。”郭航说。

百丈镇地处余杭最西部,竹林面积达到5.5万亩,是浙江竹林覆盖率最高的乡镇之一。郭航观察到,竹产业曾是当地赖以生计的经济支柱,然而随着竹制品渐渐淡出日常生活,产业端也陷入了停滞。

丰富的竹林资源、多元包容的文化、传统的竹艺技术……多重考虑下,毕业后的郭航毅然选择落脚百丈镇溪口村。

2017年,在溪口村一个废弃的拉丝工厂内,郭航成立了玩竹工社。他和当地手艺人一起,探索如何把传统的竹材料玩出现代的新花样。

编织竹的乌托邦

随着玩竹工社声名远扬,越来越多的人远道而来,想聆听竹子的新故事。

大学时,郭航在央美学习产品设计专业,选修了一门以竹材料为主题的课程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竹材料,一个学期下来,竹的温润如玉、清肌透骨,让他喜爱不已。

大三那年,他所在的课题组走出校园,与全国各地的老手艺人交流,收集研究各地的竹制老物件,探究它们的材料、结构,以及与生活的关系。

“我慢慢发现,竹构件中蕴藏着许多古人的智慧和哲学。”郭航回忆。

工作室的一角,斜靠着一根长长的、覆盖以深紫色漆料的竹竿,这是他们在民间发现的老物件。仔细看,它的顶端装有一把锋利的刀刃,这是民间使用的武器:竹枪。

提到兵器,人们第一印象往往是寒

风凛凛的金属器物,想不到竹子也能扮

竹器物早已融入古代中国的精神与物质文明。

在主装置展区,我们还看到了自然材料的无限可能性——

在安吉开竹节上登场的“老栎树的梦想”大型竹装置,灵感来自安徒生童话故事《老栎树的梦想》,郭航以一颗纯净的心为创作起点,将竹子编织成迷人而神秘的童话幻境;占地20平方米,由竹、竹切块和东巴纸做成的“大蒜沙发”,源自与可纳家具品牌的合作;以竹编为主要材质,编织将近1500颗榴莲“刺”,把艺术竹榴莲放进创意餐厅。

轻轻竹香,经由创意设计,变成了生活中轻盈简单的日常陪伴。“与其说我们在研究材料的可能性,不如说我们在探索生活的可能性。”郭航说。

玩竹博物馆集合了时空中关于竹子的碎片,又用朴素、自由、活泼的新颖方式,编织了一个关于竹子的乌托邦。

让竹融入当代生活

赋予竹子更多的内涵与魅力,是郭航一直在尝试的事。

“北冥有鱼,其名为鲲”。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或许未曾想到,笔下的奇幻生灵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匠人手中化作跃动的竹影。

郭航团队历时一个月打造的“竹鲲”装置,高约4米。当它的竹编羽翼在风中舒展时,竟让《逍遥游》的古老文字焕发出可触摸的生命力,我们惊叹于竹的“七十二变”般的可塑性。

如何破竹成鲲?在百丈的竹海中,郭航与团队选择了三年生的毛竹作为鲲的骨骼。这种看似普通的竹材经过近10道工艺的处理,展现出令人惊讶的延展性——经由匠人之手,竹片在传统热弯工艺中弯曲出完美的流线弧度,竹骨

在3毫米厚度下仍能承受巨大拉力。

同时,以缠接技艺和巧妙的力学设计原理制作的动态铰接结构,让竹鲲的翅膀、鳍、尾能够产生呼吸般的律动,仿佛真的在空气中游弋。

“竹制品不应该完全放进博物馆里,而是要走进我们的生活。”郭航进一步思考。

聊天间,记者接过一杯博物馆工作人递来的手冲“竹咖啡”,液体清澈清冽。

这杯咖啡使用的,是郭航设计的竹制咖啡滤网。冬日,正是伐竹之时,玩竹工社的匠人们上山选竹,经由“砍竹、卷节、刮青、破竹、去节、分层、过平刀、过剑门”等工序,将竹子制作成厚度、宽度不同的竹篾。取用头层竹篾,通过煮、晒等工序处理后,进行编织和修整,便有了这样一张竹滤,一件符合现代生活功用的器物。

让竹子融入当代人的生活,是一个充满诗意和想象的命题。

为了降低游客们体验竹编的入门难度,郭航从传统折纸游戏中汲取灵感,设计出将折纸和竹编工艺结合的创意竹编——bamzoo竹编动物系列作品,并将这一系列衍生成竹编玩具材料包。

通过步骤指引,游客可以亲手将竹篾与卡纸,变成陆地丛林、海洋之城、昆虫狂想曲、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经典形象等,这一文创产品是玩竹博物馆销量最高的周边之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2024年,玩竹竹编折纸动物中的天鹅和螃蟹形象,还被选入人教社六年级下册的美术课本,作为非遗竹编创新案例,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种下了竹的韵律。

眼下,郭航正在筹备今年四月将在莫干山开幕的玩竹节,让山野乡村的竹子,走进更多人心中。

风掠过五万亩竹海,沙沙声像大地在轻轻翻书。郭航合上“玩竹博物馆”这本立体手稿,把故事写进更辽阔的田野。